

有这样一种东西,它似乎生来就是让人讨厌的。但是,它却像个无辜的孩子,不紧不慢地在你面前绕呀绕。它那么不招人喜欢,以至于你爱上了它,自己都不知道。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如果生活没有它,将更加淡而无味时,才知道已经喜欢上了这个讨厌的家伙。

有一些爱情是这样,一些食物是这样,如果世界没有这些东西,也许将少一半的光彩吧。虽然我没爱上那些专门为了让我讨厌而生下来的人,但却爱上了一个奇妙的食物。它们生就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丑恶脸孔,但是越看越亲切。继榴莲、酸笋、鱼腥草之后,我迷上了香椿。这时,距第一次吃香椿近十几年之久。

十几年前,在常德,和同学们去吃小餐馆,桌子的颜色比餐馆灯光更暗,陈旧的木桌上铺着一层薄薄的透明塑料布,塑料布薄得手指轻轻一划便能划开一条豁口,桌面陈年的鸡屎黄伴着陈年的菜渍的气味呼啦啦地涌出来。那时我们都年轻,踌躇满志。我看到菜单上的“春天芽”非常激动,问这是什么菜。同学笑道:“你不是这么大都还没吃过春天芽吧?”“真没吃过,”我说,“是不是书上说的香椿?”“我也搞不清楚,我们这里都叫春天芽,我想应该是的吧。”同学说。

为了搞清楚它到底是不是我们在书上看过的那两个字,我们把涂着浓黑眼影的老板娘喊出来。老板娘说:“不是香椿未必还是臭椿不成?”然后甩着屁股走了。

那盘凉拌春天芽没有半点春天的色彩,又紫又红又黑,间或泛着几点绿苔似的绿。我怀着膜拜的心

春天的尖

周慧

情,小心地夹了一筷子,这可是传说中的香椿呐。我像等待初恋一样等着舌尖的美妙,但是一股青腥从鼻底传来。像什么呢?像直接吃树,又像是以前家里煮的猪菜,而这猪菜还不是晴天的,是被久久不住的雨沓得臭臭。我嚼了几下,实在不敢下咽,吐到一边。

我还怀疑餐馆把臭椿当香椿了,但我看我的同学们吃得浑然忘我。不过,我倒是记住了香椿在常德的名字——春天芽。这个名字比香椿美。

没多久,四月底,我回到我的小城岳阳。我和父亲扫完爷爷奶奶的墓回来,春天太好,不想坐公交车,我和父亲就慢慢走。小城街边的树顶着紫红泛绿的小芽,我问父亲,这是春天芽么?“常德管香椿叫春天芽,”父亲说,“我们这里叫春尖树,不过这些是臭春尖,吃不得。在岳阳,它是另一个名字,春尖。春天的尖尖。”

尖,是一个非常美的词,我们将一些位居顶端的嫩芽嫩苞都叫尖。蕨菜在我们的桌上叫菊尖,为什么叫“菊”,我想也许是源于它那似睡似醒、要展不展的样子似菊花的花瓣吧;而尖在我们的乡音里同“踮”,这样,它便具有了一种踮起的形象,就像起舞的少女踮起的脚尖,颤抖而美妙。

父亲还说,臭春尖吃起来真是会把人臭死。这让我更加怀疑我在常德吃的是臭椿。纵使这样,很多

年来我都不敢再碰这种东西,我也自此攒了一套理论:但凡野物,总是有某种不好的味,要不早就成了家常菜了。我想征服“春尖”又心有戚戚,像陌生的猫在暗处蛰伏,想近又不敢。

第二次吃香椿是在深圳一家明亮的餐厅,正是春天,菜牌用粉笔写着香椿煎蛋,店家说下周就没有了,要吃得到来年。我点了它。它碎碎地卧在金黄的煎蛋里,很安稳,完全不是要踮脚的样子,强烈的野味似乎被煎蛋瓷瓷地裹住,像刚被驯服的野马,恰到好处地奔腾感。不过是几筷子,我领略了香椿的美妙,那种在舌尖恰到好处的奔腾感。

后来我开始买香椿吃,有年春天回岳阳,和大姐经过经常买菜的小店,我进去看,大姐问我买什么?我说买香椿。“香椿是什么?”她说。我说,香椿就是春天芽呀。她仍然一头雾水,我脑海里迅速搜索起家乡管香椿叫什么。

很快,我想起十几年前的那个春天,和父亲在街上慢慢走,道路两旁的树上满是紫红泛绿的嫩芽的春天。我记起,他说臭椿吃起来会把人臭死。那时,我知道他不久于人世,他自己也知道,我们拼命地看那天下午明媚的春光,直到我们以为将一切都记得牢牢的。

“香椿就是春尖。”我说,终于想起来。大姐恍然大悟,说原来你说的是春尖啊,你怎么会喜欢吃这种东西,我吃不惯。我看着她笑。发现我们长得越来越像,而且,还越来越像父亲,这一瞬,我们从对方的眼里发现了自己的衰老。春尖可以一年老一回,我们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七八张贺年卡,迎来一年一度的贺卡潮。

后来移动通信起步,有了数字寻呼机、中文机,漫天飞舞的贺年卡悄然消散。年三十春晚歌舞热朝天时,“捞姐”也忙得天昏地暗;第二天还会有统计:昨晚共发送多少亿条拜年短信,创历年之最。再以后有了电子邮箱,省时省力更没有誊抄的麻烦,“捞姐”也成了消失在历史深处的职业。现在也有了一个、两个……十七八个“群”,以文会友,意气风发,自己文章见报后将带着二维码的版面PDF不停地转、转、转,心情畅爽。有了公众号之后,博主看到文章阅读量“蹭蹭”增长自然笑脸难掩,遇到无人问津的“冷寂”,感觉比投稿石沉大海更失落。

清平世界,有“码”当然便捷,然而纸可能越用越少,但不用不行。毕竟,

《粤西游日记四》崇祯十一年(1638年)二月十七日记:“西界北尽处,有石突起峰头,北龛独有红色一方内嵌,岂所谓‘赤心北向’者耶?”笔者所见诸多注本皆未予理会“赤心北向”的真义何在,致令读者也囿囿吞枣,不能不草草读过。此四字当以南朝梁、陈至隋朝时期,岭南少数民族首领冼夫人(诰国夫人)事迹为本加以概括,可惜语焉不详,令读者不得要领。

冼夫人(约512或522—602年),高凉(今广东阳江)人,俚族(或谓即今壮族先民分支),统部落十余万家,所管辖之地域东至今阳江阳春,西至今广西部分,南至今雷州半岛与海南省。约在南朝梁武帝大同初年(535年),她

与高凉太守冯宝成婚,协助其处理政务,使号令通行。冼夫人足智多谋,善于用兵,历经梁、陈、隋三代,审时度势,支持统一事业,对岭南各族人民的融合友好作出了极大贡献。南朝陈封她为中郎将,隋封她为德

国夫人。隋文帝仁寿(601—604年)年间,卒于岭南,被迫谥为“诚敬夫人”。《隋书》卷八〇有传,谓其将梁、陈、隋三代天子所赐物“各藏于一库,每岁时大会,皆陈于庭以示子孙曰:‘汝等宜尽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

’”

’”

动性。《滇游日记四》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初八日与二十三日的日记曾大书特书之晋宁州刺史李毅之女李秀保境安邦事迹,其事迹诚属难能可贵。位于晋宁州古土城(今云南昆明市晋宁区东

北晋城镇)的明惠夫人庙,又名“忠烈庙”,就是奉祀李秀的庙宇。二十三日的日记有云:“晋时,晋宁之地曰宁州,南蛮校尉李毅持节镇此,讨平叛酋五十八部。惠帝时,李雄乱,毅死之。女秀有父风,众推领州事,竟破贼保境。比卒,群酋为之立庙。”对于这于危难之际能够继承父业奋勇斩杀叛贼,最终保障多民族和谐共处于一方局面的女英雄,徐霞客景仰有加,无疑凸显了这位旅行家高瞻远瞩的史德与史识。

’”

’”

’”

’”

’”

’”

’”

’”

’”

’”

从“赤心北向”谈起

赵伯陶

容概括这位女英雄生平为“赤心北向”四字,以彰显冼夫人对维护西南各民族团结融合的贡献。

明初,贵州彝族女土司奢香夫人(约1361—1396年)也是一位巾帼英雄,曾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礼遇与嘉赏,为密切当时西南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作出了杰出贡献。至今有关她的流行歌曲还曾风行一时。《游记》未及记述这位女英雄,但却被另一位汉族女杰的事迹所感动,可见其历史书写的生

’”

’”

’”

’”

’”

’”

’”

’”

一纸一天地

陈茂生

寸宽、三寸长的“名刺”“名谒”上写着受贺人姓名、住址和恭贺话语,持笺前往放入门前“福袋”即为拜年的习俗。明朝画家、诗人文徵明的诗

’”

’”

’”

’”

’”

’”

’”

’”

“看不清”或许是弱视

王一心

专家门诊里,一位母亲带着刚上小学的孩子匆匆走进来:孩子上课看不清黑板,配了眼镜视力却仍达不到正常。这种情况不能只当作近视,更要警惕一种常被忽视的问题——弱视。

很多人熟悉近视、远视和散光,却对弱视感到陌生。简单来说,弱视就是眼睛结构本身没有明显问题,无器质性病变,但即使戴上合适的眼镜,视力仍然达不到同龄孩子应有的水平。它并不是“度数深”,而是视觉发育过程中“发育不佳”。

弱视只发生在儿童视觉发育阶段。0到3岁是关键期,0到12岁是敏感期,而6到8岁时双眼视觉逐渐成熟。也正因为如此,弱视一旦错过治疗时机,效果会明显下降。因此,早发现、早干预尤为重要。

在判断是否为弱视时,关键看“矫正视力”,也就是戴镜后的视力水平。一般来说,3到5岁儿童矫正视力低于0.5,或5岁以上低于0.67,需要警惕;如果双眼最佳矫正视力相差两行以上,较差的那只眼为弱视,要高度重视。但如果孩子视力尚在同龄正常范围下限以上,又没有明显危险因素,则不必过度紧张,可以定期随访观察。

发生弱视的常见原因包括单眼斜视、双眼度数差距过大、高度远视或近视,以及像先天性白内障、上睑下垂等影响视觉输入的情况。这些因素都会让大脑“偏用”某一只眼,久而久之,另一只眼的视觉功能发育受阻。

一旦确诊弱视,治疗需要尽早启动。方法包括去除病因、佩戴合适眼镜、遮盖优势眼训练弱视眼等,往往需要多种手段配合进行,并定期复查。治疗的关键不只是方法,更在于治疗时机,遵从医嘱并定期随访。

对于家长来说,要能及时发觉孩子的视力问题。孩子戴了眼镜仍看不清,或者总是偏头、眯眼看东西。这时不要简单归因于“度数不够”,应到眼科就诊检查。抓住视觉发育的窗口期,很多孩子的视力是可以被“重新训练”回来的。(作者系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眼科主任医师)



夜光杯

记得女儿少年时很反感我们为家长者的管头管脚,岂料我们临了老年,她声音必须对我们管头管脚。我和妻子意识到自己许多地方已力不从心,便依头顺脑让她管。

这回春节假期,女儿依惯例,让女婿开车把我俩接去她家团圆,说不尽的好汤好水,道不尽的观光游览。到假期将结束时,她又决定来一次名副其实的管头管脚,带着她母亲去染发烫发,又领着她去附近的修脚铺子修了次脚。初时妻子有些嘀咕,嫌麻烦又费钱,女儿不容分说,坚决执行。我欣赏之余,想到妻子这么多年苦于这双老脚,不说走路费力痛苦,夏天竟是见不得人哩。

妻子是个忍耐将就之人,关于这双脚真是一言难尽。前些年尚不碍事,灰指甲似还留着点面子,数月才长厚了些许。那时我觅得了一位全市闻名的、绰号“小狷猴”的修脚师傅,他服务于一家老式混堂,修脚服务男女不限。我陪妻子两三个月光顾一次。这“小狷猴”手艺果然了得,不到半个钟头便能

让妻脚轻如履云端。后来老式混堂消失,

树倒猢猻散,这“小狷猴”也不见了踪影。彼时,全市的角角落落如雨后春笋般开办起了许多足浴店铺。渐渐地,这种足浴店越开越多,都挂上了连锁的牌子。我劝妻子不妨试上一试,可她依然不为所动。我也曾经去那些店铺联系过,询问是否能够上门服务。回应是可以的,但上门费高得离谱。遂

’”

’”

’”

’”

’”



滴水春光(中国画) 张大卫

一“码”仅一“码”之用,扫过即失效;一纸有一纸天地,能反复端详、细细琢磨。你看每逢当红明星开演唱会,场馆前会有很多用“票码”换纸质纪念票的摊位,传统的“有票为证”也让粉丝升级成了“铁粉”。

’”

’”

’”

’”

七夕会

“刀光剑影”。事实上,修脚师傅的“出诊”只收取“堂修”的一倍酬劳,并不算贵,但极大方便了足不出户的老太太。记得左邻右舍好几位老太太得知后皆约了这位修脚师傅,因是“趁汤下面”,这位修脚师傅亦赚了许多外快,此谓双赢。

此番我和女儿陪同妻子前往一家足浴连锁店修脚,一问价格尚合理,只是春节期间加价十五元而已。几名勤勉的年轻男更衣室工作,正细心娴熟地为顾客浴足修脚,但见他们飞刀闪烁,顾客的“败鳞残甲”天女散花般纷扬,令修脚师傅成就感油然而生。师傅让妻子先泡脚,不停续上热水,约莫一刻钟光景就开始了修脚的工作。那名修脚女子刀功真是了得,转眼间就把妻子的一双脚打理得清清爽爽。

回家路上,初春正午的阳光暖人,妻子步履轻松。她由衷地说:“这个新年过得值得,从头到脚都焕然一新,好似年轻了十岁。”我笑道:“可不是么,本来苦于‘足下生灰’,因为女儿的孝心,现在是足下生辉哪!”

养育